

類

說

類

說

出版說明

曾慥是南宋的一個作家，他曾經摘錄了一些書籍的精華，並收集了一些珍貴的資料，編撰出好幾種卷帙浩繁和內容豐富的書籍，類說就是其中的一種。此書是从二百五十二種筆記小說輯錄出來的，一部份從宋以後就亡佚了的書籍，還可以再這裡得窺大略。它是在唐代魏征的羣書治要和馬總的意林以後，值得我們參考的一部重要筆記。

現在，我們用明天啟刊本重印，原本有少許破損處，以無它本可據，暫仍其旧。又北京圖書館藏宋本三卷，為現存類說最早刻本的「一麟」，現在把它一併影印出來。

文學古籍刊行社編輯部

一九五六年五月

重印文學古籍緣起

一、目前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文化建設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重要一環。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的內容，民族的形式。我們要建設新的社會主義文化，就必須批判地繼承自己民族的文化遺產。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建設也無例外。

二、重印文學古籍就是基於上述這個認識進行的。其目的在於供給古典文學愛好者、文藝工作者、高中以上學校文學教育工作者和古典文學研究工作者以閱讀、參考和研究的便利；為整理與繼承文學遺產準備條件；使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因獲得更豐富的營養而迅速成長起來。

三、重印文學古籍的工作，和爲普及古典文學而着重於編選、注釋和批判的整理工作有所不同。重印工作只着重於書籍的選擇、版本的審定、斷句和校勘等的加工，對於原文，一般不作任何刪改。

四、重印文學古籍的範圍，以『五四』以前的著作爲限；已經出版的現代人所編選和校注的古人著作，確於研習古典文學有幫助者，亦可選擇重印。

文學古籍選擇的標準有三：（一）流傳最廣而爲世人所熟知的優秀作家的專集或別集，優秀的選集或總集；（二）能代表一時代文學的特色和流派、能反映一時代的社會面貌與人民生活的各種著作；（三）具有參考、研究價值，而流傳極少的孤本和珍本。

五、版本的選擇也有三個標準：（一）校注簡明、扼要而能解決疑

難者；（二）歷來讀者都認爲校注精確者；（三）校注廣徵博引而有參考價值者。有多種注本的重要古籍，還擬選擇其較好者數種同時印行，以資參證。沒有注本的，就根據最早的基本或精刻本重印。

六、重印的專集、別集和選集、總集，其內容不免有重複之處。因從專集、別集可以看出各個作家的特色及其成就，而從選集、總集亦可窺見某一時代文學的主潮或某種文體的流變，兩者各有一定的意義，不應有所偏廢。但宋、元以來，個人別集在文學上的地位，因話本、戲曲、小說等盛行而相對地減低，故以後者爲刊印重點，並將儘量按時代或類別編爲各種叢書。

七、重印各書將酌附校勘記，並選擇比較好的作家傳記、年譜、評介文章等作爲附冊印行。

八、刊行辦法以排印爲主，亦可採用影印（以孤本珍本爲限），舊紙型之已斷句者，也將選擇利用。各書格式儘可能求其一致；專供圖書館和專家用的影印本擬用線裝；純屬研究性質的書籍，不廣泛發行。

九、刊行文學古籍工作，本社極少經驗，調查研究及各項準備工作又非常不够，工作中的缺點一定很多，希望讀者和專家們隨時指教，使這項工作得以逐步改進，達到較爲完善的地步。

文學古籍刊行社 一九五五年一月

訂刊類說序



嘗聞徐節孝先生好讀人所未見之書其所云未見者卽在人所常見之中唯

是寒門歎孫樓之無從世
族苦鄰架之難徧又且以
相如之俳奪元凱之癖于
今而譚博物蓋其鮮哉余

治新之暇每從馬康莊先生問奇字以先生讀書中秘見人之所未見者多矣一日以所叅閱宋人類說

俾余訂正而刊行焉命之
曰是編久藏笥中每與家
弟仲良揚搘今古取以印
證獨憾寫本未刊難公諸

衆因謀汙竹鳩工於前令
司公一時羣情踴躍有郡
伯趙公偕內鄉董公淅川
饒公葉縣王公俱欲捐俸

贊成竟以司公轉官甫殺
青而止子是之來若有待
也余受簡以訂正自任丙
夜政暇次第取而讀之悉

加考覈雖不能辨蹲鷗之
羊庶或驅渡河之豕隨肆
梓人而餼廩之殫精一載
始告成矣維時康莊先生

奉

召歸朝鼓篋成均主張文
教余請撰序文弁諸簡首
至其遡源流紀年月倘亦

訂正者事乎于是取編緝
原序讀之蓋此書成於宋
紹興六年曾公慥之手計
六十卷名之曰類說者非

如事文類聚合璧事類等
書取資帖括之爲類也上
自紫蓋黃壚下及昆蟲草
木無不包羅焉內而脩身

養命外而經國字毗無不
該徧焉食息起居之節怡
情玩物之宜無不冥搜而
駢集焉若是乎弗類也者

獨其取類極博而擇類極
精珠滙璧萃語語會心事
事中解雖云無遠弗届乎
與彼荒唐俶詭之書弗類

也雖云無細不備乎與彼
凡庸俚俗之書弗類也無
問人之見與未見總爲人
間世不可少者類與不類

相與爲類則其說也長而
其爲類也大矣粵稽古人
淹貫靈通多是神明寄會
或不借照於記事之珠乃

今勝士韻流往往寓聰明
於耳目倘按籍而有獲焉
則平日用之不誤問之不
知者一旦印證於斯編寧

不觸類而稱快也哉此疇
昔曾先生編緝之初心而
亦康莊先生叅閱之美意
也雖然事理不易時變日

新由紹聖丙辰迄今天啓

丙寅五百年來記事之書

又不知凡幾矣宏詞大訓

野史稗官倘盡在天祿石

渠間乎于茲漱芳潤而採
菁華以爲類說者續莫便
於康莊先生尤莫善於康
莊先生是所望於詞林鴻

筆者云

皇明天啓六年丙寅清和

月知新野縣事山陽岳

鍾秀于宣甫書於署之

冰玉堂



類說序

前言往行君子貴於多識稗官小說之九流曾公所編類說蓋此意也余舊藏麻沙書市紹興庚申年所刊本字小而刻畫不精且多舛誤意必有續刊大字善本分符此來徧今搜訪咸無焉併板亦不存矣因取所藏舊本稍加是正鋟板于郡齋庶可壽此書博士或有志於聖門友多聞之訓當謂不爲

無補

寶慶丙戌八月初吉古杭葉魯書於建中堂

音

類說序

小道可觀聖人之訓也余喬寓銀峯居莫暇
日因集百家之說採摭事實編纂成書分五
十卷名曰類說可以資治体助名教供談笑
廣見聞如嗜常珍不廢異解下筋之處水陸
具陳矣覽者其詳擇焉

紹興六年四月望日溫陵曾慥引

類說目錄

穆天子傳

漢武帝內傳

楊妃外傳

列士傳

高氏傳

逸士傳

襄陽耆舊傳

鄴侯家傳

名臣傳

列仙傳

神仙傳

續仙傳

王氏神仙傳

高道傳

西京雜記

病坊雜記

秦京雜記

番禺雜記

大業雜記

玉箱雜記

青箱雜記

燕北雜記

洞冥記

拾遺記

冥祥記

齊諧記

續齊諧記

荆楚歲時記

秦中歲時記

洛陽伽藍記

南部烟花記

河洛記

傳記

景龍文館記

御史臺記

封氏見聞記

開天傳信記

廬陵宮下記

海物異名記

唐寶記

水衡記

名畫記

教坊記

廬山記

諸山記

海棠記

獻替記

東宮奏記

金鑾密記

原化記

搜神記

述異記

廣異記

集異記

錄異記

卓異記

乘異記

仇池 記上

仇池

記下

幽明錄

幽恠錄

芝田錄

紀異錄

定命錄

唐餘錄

稽神錄

異人錄

紀異錄

樹萱錄

杜戶錄

瀟湘錄

羯鼓錄

琵琶錄

歸田錄

花木錄

使遼錄

茶錄

啓顏錄

因詁錄

談賓錄

劇談錄

賈氏談錄

晉公談錄

先公雜錄

侯鯖錄

松窓雜錄

明皇錄

樂府雜錄

見聞雜錄

倦游雜錄

東軒雜錄

沂公筆錄

集古目錄

江南野錄

湘山野錄

雲齋廣錄

異聞錄

駭聞錄

見聞錄

三朝聖政錄

春明退朝錄

幕府燕閒錄

吉凶影響錄

傳燈錄

漢武故事

開元天寶遺事

明皇十七事

大中遺事

大唐遺事

南唐近事

荆湖近事

本事詩

博物志

續博物志

物類相感志

宣室志

博異志

獨異志

徂異志

括異志

炙轂子

玉泉子

金華子

淮南子

國史纂異

國史補

後史補

五代史補

史逸

唐宋遺史

南唐野史

外史檮杌

史遺

異聞集

麗情集

資暇集

新序

談苑

世說上

世說下

續世說

傳奇

話林

真誥

摭言

摭遺

爾雅

集韻

本草

事始

意林

迂書

戰國策

風俗通

甘澤謠

古今註

蜀本記

齊職制

內史

難經

黃庭經

神異經

山海經

相馬經

相鶴經

相牛經

孔子家語

韓詩外傳

七書

吳子

尉繚子

司馬法

黃石公

三畧

六韜

李衛公問對

稽神異苑

朝野僉載

三輔黃國

南部新書

雲溪友義

酉陽雜俎

北夢瑣言

幽闇鼓吹

法苑珠林

醉鄉日月

文心雕龍

顏氏家訓

蘓氏演義

杜陽雜編

齊民要術

尚書故實

南楚新聞

嶺表異錄

三水小牘

大唐傳載

聖宋掇遺

青瑣高議

續青瑣高議

遜齋閑覽

墨客揮犀

地理新書

修真祕訣

漢上題襟

籍川笑林

殷芸小說

盧氏雜記

古樂府

樂府解題

東齋雜記

津陽門詩

詩品

詩苑類格

續金針格

紀聞談

桂苑叢談

戎幕閑談

祕閣閑談

牧鑒閑談

燈下閑談

翰府名談

國老閑談

談藪

談苑

隋唐嘉話

劉禹錫嘉話

茅亭客話

玉堂閑話

玉壺清話

冷齋夜話

大酒清話

漁樵閑話

古今詩話

歐公詩話

溫公詩話

劉貢父詩話

王直方詩話

陳輔之詩話

西清詩話

墨藪

書斷

書法苑

畫品

續畫品

畫後品

畫斷

法帖釋文

文房四譜

硯譜

香後譜

酒譜

拾遺總類

類說目錄終

類言

目錄

卷之三

類說目錄卷之一

穆天子傳

據五經歲編齊校本校

七萃之士

玉果璿珠見上

八駿

金鹿銀麅

策府

樂池

食苦

王母觴于瑤池

木禾

天子之弓

造父三百

左佩華

大木碩草

珠澤

懸圃

穄麥

白鶴之血

與井公博

馬歛玉

黃竹歌三章

盛姬壁臺

漢武帝內傳

据守山間本校

紫蘭室女

命侍女鼓吹

乞度世之術

上元夫人

五性

尸解下方

五岳真形圖

十二事

東方朔窺窓

雲林之璈

方朔乘龍去

火齊鏡

此一章拾遺記不應次
於此

趙

后外傳漢河東都尉伶玄撰

據顧氏文房本
校

宜主合德

體無齊粟
禮義人

新興髻墉來粧

禍水滅火

遠條館

溫柔鄉

唾袖

婕妤翊護

七香苦蔻湯

萬年蛤不夜珠

二十六物

合宮之舟

箸擊玉甌

留仙裙

赤鳳自爲姊來

紫玉九鶴釵

少嬪館
沐浴賜金春邱牒

荒田野草之悲

楊妃外傳

據舊鈔外傳校

霓裳羽衣曲

得寶子

給粉翠千緒

杜甫詩

七寶冠

瑣子金帶

竊寧王玉笛吹

生女勿悲酸

紫雲廻

凌波曲

謝阿蠻

請一纏頭

綠玉磬

木芍藥

妃子任風吹

水精屏

合歡橘

雪衣女

明驅使

端正樓

荔枝香

重三百五十斤

猪龍

與娘子併命

善地受生

術士詩

雨霖鈴曲

錦香囊

梨園弟子

刻木牽絲作老翁

玉妃太真院

櫻桃蔗漿

元始孔昇真人

錦襪

落妃池

珠翠可掃

列女傳

據小讀書堆本校

鳥工往

胎教

婦人無二天

柳下惠誅

母師魯

蘧伯玉車聲

女宗

通壁隣國

目錄終

雲
車
晷

類說卷之一

鑒
察

宋溫陵曾慥編

明山陽岳鍾秀訂正

庚子八月用舊鉛
本校鈔本文
弟詞依原書

穆天子傳

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發古塚所獲書也王好巡狩得盜驪綠耳之乘造父爲御以觀四荒北涉流沙西登崑崙見王母竹簡素絲皆是古書頗可觀覽謹以二尺黃紙寫上請付秘書藏之中經副在三閣謹啓

七萃之士

飲天子蠲山之上北征乃絕漳水觴于磐石
乃奏廣樂載立不舍至于犬戎胡觴天子于
當水之陽乃樂賜七萃之士獮獸于滲澤得
玄狐玄貉河宗栢夭逆于燕然之山勞用束
帛加璧聿將六師命吉日天子大服冕禕帳
帶搢笏夾佩奉璧南面立于寒下河宗受璧
西向沉于河再拜稽首天子大朝于黃之山
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瑩器玉果石似美玉所謂文果

也

璿珠燭銀

銀有光精如燭

黃金之膏

金膏亦猶玉膏

栢天

乘渠黃之乘爲天子先

玉果璫珠

見上

八駿

天子之駿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華

驃綠耳

八駿皆因其色以爲名號

狗重工徹止瞿假口

黃南口來白

耳皆駿狗名亦猶黃

韓盧宋鵠之類

金鹿銀麝

天子北征曹奴之人觴天子于洋水之上賜

金鹿銀麝

今有地中得銀純金狗之類皆古賂夷狄奇貨

策府

天子東還封長肱于黑水之西

卽長臂人也臂長三尺長

脚人國亦在赤海東

循黑水至群玉之山

山西王母所居

之所謂策府

古藏書策之府所謂藏之名山也

天子取玉板

三乘玉器服物於是載玉萬集

樂池

天子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
曰樂池天子乃賜之竹是曰竹林

食苦

天子休獵苦山於是食苦

苦草名可食

王母觴于瑤池

吉日甲子天子執白珪玄璧見西王母好獻
錦組百純白組三百純純疋端名西王母再拜受
之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謠曰白雲在天
山陵自出道里修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

能復來天子答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
平均吾顧見汝

十五

木禾

天子東征至黑水之河爰有野麥谷董西膜

之所謂木禾

粟類也長五尋

有采石之山

文采之石飲于

文山之下文山之人

獻良馬十駟角牛三百守狗九十九牛二百以

行流沙天子予豪馬龍狗豪牛

四
天子之弓

天子之弓射人步劍牛馬犀口器千金天子

之馬走千里勝人猛獸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

造父三百

天子之御造父三百

下云三百爲御者

耿循多反父

脩第

造父

善御餘未聞也

左佩華

天子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辨於樂後世追數吾過乎七萃之士曰後世所望無失天常農工旣得百姓殖富官人執事與

民共利世以爲常天子嘉之賜以左佩華也

玉華之佩
佩之精者

大木碩草

天子西南升王居

俗說古賢聖之君

有大木碩草疇

口之人獻酒百

于天子

百下脫盛酒器名

珠澤

天子北征舍于珠澤因獻食三百

可供膳者羊牛

三千

懸圃

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先王之所謂懸圃天子得玉筭枝斯之英

穄麥

天子西征至于赤鳥獻酒千斛穄麥百載穄
黍而
不粘天子賜墨乘黃金具帶乃膜拜而受天子取嘉草嘉木以歸樹于中國赤鳥之人亦獻二女子天子曰赤鳥氏

白鶴之血

巨蒐之人獻白鶴之血以飲天子具牛馬之
津津以洗天子之足

與井公博

天子與井公博三日而決居于臺以聽天下
之政

馬歛玉

天子東遊黃澤宿曲路使宮樂謠曰黃之陁
其馬歛沙皇人威儀黃之澤其馬歛玉皇人
壽穀

黃竹歌三章

天子南遊黃室之丘以觀夏后啓之所居
 莘澤大寒雨雪作詩三章以哀民曰我徂黃
 竹口員闕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
 皇我萬民旦夕勿忘

盛姬璧臺

天子舍于澤中盛姬告病取漿而給是日壺
 輜輜與同至于累璧之臺殯于轂丘之廟塋于
 玄池謚曰哀淑人天子丘之是曰淑人之丘

天子除喪始樂素服而歸降休于兩栢之下
永念傷心七萃之士諫曰自古有死有生豈
獨淑人天子南征入于南鄭

漢武帝內傳

紫蘭室女

武帝忽見青衣女子曰七月七日王母暫來
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曰西王母紫蘭室女宮玉
傳命往來至日帝盛服立階下夜聞雲中有
簫鼓聲王母乘紫雲車駕九色班龍別有天

仙皆身長一丈王母上殿自設精饌以柈盛
桃七枚帝食之甘美母曰此桃三千歲一生
實

命侍女鼓吹

王母命侍女王子登彈八琅之璈董雙成吹
雲和之笛笙許飛瓊鼓靈虛之簧安法嬰歌玄
靈之曲

乞度世術

帝叩頭曰微帝名愛賛不才沉淪流俗政事多闕

兆民不和仰慕靈仙幸瞻上聖是臣宿命合
得度世母曰汝恣欲淫亂殺伐奢侈欲解脫
三尸全身永久難可得也子但愛精握固閉
氣吞液氣化爲血血化爲精精化爲液液化
爲骨行之不倦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
脉四年易肉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
八年易髮九年易形變化則道成道成則位
爲仙人吐納六氣口中甘香

上元夫人

王母遣侍女與上元夫人相聞曰劉徹好道
適來視之見徹了了似可成進然形慢神穢
五臟不淳肉多精少三尸狡亂恐非仙才客
主對坐悒悒不樂夫人可暫來否湏臾侍女
返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
事遂替顏色近五千年先被大帝君勅詣玄
洲校定天元正爾暫往如是當還時頃夫人
至從官文武千餘人皆女子夫人可二十餘
服赤霜之袍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戴九

靈夜光之冠帶六山火玉之佩垂鳳文琳華
之綬腰流黃揮精之劍

五性

上元夫人謂帝曰汝好道乎數招方士登山
祠神亦爲勤矣然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
胎性酷胎性賊五者常舍于榮衛之中五臟
之內若從今捨爾五性返諸柔善常爲陰德
救濟死厄不泄精液齋戒勤儉鳴天鼓飲玉
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冀爾今阿

母迂大道之重駕降蠭姑之窟屈霄虛之靈
鴛詣孤鳥之俎子厲之哉

尸解下方

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不遇良師尸解下方
吾甚不惜今匈奴未弭邊陲有事何必令其
蒼猝捨天下之尊便入林岫如其廻改吾方
數來

五岳真形圖

帝見王母巾箱中有卷小書盛以紫金囊帝

錦

乞瞻覽母曰此五岳真形圖也昨青城諸仙
就我請來乃三天太上所出其文祕禁豈汝
穢質所宜佩乎今且與汝靈先生經可以通
神帝叩頭不已母曰欣子有心今以相與

十二事

上元夫人曰阿母發紫臺之文賜八會之書
五岳真形雖睹妙理而無五帝六甲靈飛之
符太陰六丁玉女之錄太陽六戊之書左乙
蒙東象之文右庚攝殺之律壬癸六道隱地八

術丙丁入火九赤班符六辛月華之法六己
化形之方八稟十決長生紫書內祝中方凡
十二事何以總攝萬精驅策百鬼帝曰願賜
指授夫人曰扶廣山青真小童有此金書祕
字相告篇目幸加搜訪帝叩頭固請不已王
母曰吾旣賜徹真形夫人告以十二事當爲
成之夫人曰阿環初學道於廣都之丘倒景
君無常先生授十二事二君曰初學道者聽
四十年一傳得道者四百年一傳得仙者四

千年一傳得真者四萬年一傳阿環受書以來凡傳六十八女子固不可以授男也青真小童所受者文同青真男官也卽命侍女往扶廣山勅青真出六甲十二事來以授劉徹湏臾侍女還捧八色玉笈鳳文之蘊云弟子阿昌受教金書祕字十二事輒封一通阿昌近在帝處見上言劉徹者甚衆山鬼哭於叢林孤魂號於異域淫酷自恣必不度世詎宜以術傳於行尸奈真尊見勅不敢違耳王母

笑曰此子誠多憊夫好道者精誠齋戒刻已
反善存真守一行此一月除過一年上元夫
人離席起立手執八色笈示帝母曰若汝反
惡修善後三年七月更來告汝要道也

東方朔窺窻

南窻下有人窺看帝驚問何人王母曰是汝
侍郎東方朔我隣家小兒性多滑稽曾三來
偷桃此子昔爲太上仙官太上令到方丈山
但務游戲擅弄雷電激波揚風致令蛟螭陸

行山崩海竭太上謫斥使在人間近金華山
二仙人及九疑男君陳乞原之帝乃知朔非世
俗之徒也

雲林之璈

上元夫人自彈雲林之璈歌步玄之曲於是
酒酣宴畢與王母同乘而去

方朔乘龍飛去

帝乃信天下有神仙之事而淫色自性殺伐
不休受書六年意旨自暢以爲神真見降必

獲度世興起臺館勞敝百姓每事不從王母之深言上元之妙誠二真遂不復來太初二年柏梁臺灾真形圖六甲五帝靈飛十二事靈光生經並燒失不存但帝先承王母言以五岳圖授董仲君又承上元夫人言以六甲授李少君二書遂行於世帝旣焚書自知道喪其後東方朔一旦乘龍飛去帝愈懊恨

火齊鏡

周穆王時渠國貢火齊鏡大二尺六寸暗中

視之如白晝人向鏡語則鏡中響應之

拾遺記

趙后外傳漢河東都尉伶玄撰

伶玄字子干學無不通善屬文簡易尚真朴
楊雄獨知之雄貪名矯激子干謝不與友于
于歷刺守爲淮南相出入有風情買妾樊通
德嬪之弟有才色知書頗能言飛燕姊弟故
事子干曰斯人俱灰滅矣方盛時疲精力馳
鷺嗜欲蠱惑之事寧知歸荒田野草平通德
桔袖顧燭影以手擁髻泣下曰淫於色非慧

男子不至此慧則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
則百物變態爲溝爲塗無所不往焉禮義成
敗之說不能止其流唯感之以盛衰可以防
其壞王君悵然有荒田野草之悲婢子拊形屬
影雖婕妤聞此不少遣乎幸主君著其傳使
婢子執研削道所記於是撰趙后別傳右伶

玄自叙

宜主合德

馮萬金善歌世事江都王王孫女嫁江都中
尉趙曼萬金又事曼因與主通曼有疾不能
近婦人主有身恐乃稱疾居王宮一產二女
歸之萬金長曰宜主次曰合德遂冒姓趙氏
宜主聰悟家有彭祖方脉之書善行氣術長
而纖細舉止翩然謂之飛燕合德膚滑出浴
不濡善歌知音皆絕色也

新興髻慵來粧

樊嫕進言合德美貌帝召入宮合德新沐膏九廻沉水香爲卷髮號新興髻爲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左右噴噴嗟賞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白髮教授宮中號淖夫人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

禍水滅火

見上

遠條館

帝爲后開遠條館賜紫茸雲氣帳文玉几赤

金九層博山緣合

溫柔鄉

帝謂合德爲溫柔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効
武帝求白雲鄉也樊嫗賀曰陛下真得仙者
合德號爲婕妤

唾袖

后與婕妤坐誤唾婕妤袖曰姊唾染人紺袖
正似石上華假令尚方爲之未必能如此衣
之華也以爲石華廣袖

婕妤翊護

后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婕妤傾心翊護常謂帝曰姊性剛或爲人排陷構則趙氏亡種矣每泣下悽惻以故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后終無子

七香荳蔻湯

后浴五蘊七香湯婕妤浴荳蔻湯帝曰后雖有異香不若婕妤體自香也后燎降神百蘊香婕妤傳露華百英粉

萬年蛤不夜珠

真臘國進萬年蛤不夜珠光采皆若月照人
無妍醜皆美艷帝以蛤賜后以珠賜婕妤曰
吾晝視后不若夜視之後之美益且令人忽忽如失
婕妤卽并以不夜珠爲后壽終不道帝語

二十六物

后始加大號婕妤奏上二十六物以賀金屑組
文茵一鋪沉水香蓮心枕一面五色同心結
一鞶萬金錦一匹琉璃屏風一張枕前不夜
珠一枚含香綠毛狸藉一鋪通香虎文檀象

一坐龍香握魚二首獨搖寶箋一鋪七廻光
雄肪髮澤一盞紫金被褥香爐三枚菱花鏡
一奩金強環四指絳綃衣一襲文羅手籍三
幅文犀辟毒箸二隻碧玉膏奩一合后報以
雲錦五成帳沉水香浴壺嬪好怨帝曰非貴
人姊賜我死不知此器帝詔益州留三年輸
爲婕妤作七成錦帳以沉水香飾樓

合宮之舟

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號合宮之舟起瀛洲

榭上后歌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箸擊玉
甌酒酣風起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
新帝令左右持其裙久之風止裙爲之皺后
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得他日宮姝或襞裙
爲綉號留仙裙婕妤益貴幸號昭儀

箸擊玉甌

留仙裙

並見上

赤鳳自爲姊來

后所通宮奴燕赤鳳者雄捷能超樓閣兼通

昭儀十月五日宮中故事上靈女廟吹埙擊鼓連臂踏歌歌赤鳳皇來曲后曰赤鳳皇爲誰來昭儀曰赤鳳自爲姊來寧爲他人來乎后怒以杖抵昭儀裙曰鼠子能噬人乎昭儀曰穿其衣見其私足矣安在噬人乎昭儀素卑事后不虞見答之暴樊嫕扶昭儀哭泣曰姊寧忘共被夜長苦寒不成寐使合德擁姊背耶今幸得貴且無外搏其忍內相搏乎后抽紫玉九鶡釵爲昭儀簪髻乃罷帝微聞其

事以問昭儀昭儀曰后妬我耳以漢家火德
故以帝爲赤鳳帝信之大悅

紫玉九鶡釵

見上

少嬪館

帝爲昭儀作少嬪館爲露華殿含風殿博昌
殿來安殿又爲溫室凝缺室浴蘭室曲方連
檻飾金玉爲壁連遠條館號通仙門

楊妃外傳

霓裳羽衣曲

天寶四載冊太真宮女道士楊氏爲貴妃半
后服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注劉禹錫詩
云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時光景促三鄉
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
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
間空有秋風詞按逸史云天寶初中秋羅公
遠曰陛下能從臣月中遊乎取桂枝擲空爲
大橋色如白金上行至月宮女仙數百素衣
飄然舞於廣廷上問何曲曰霓裳羽衣也是

夕授金釵鈿合却暑犀如意辟香塵雲母起
花屏風舞鳳交烟香爐潤玉合歡條脫紫瓊
杯玉竹水紋簾白花文石硯上又持紫金
雙步搖親與挿鬢上喜曰朕得楊氏女如得
至寶製曲曰得寶子

得寶子

見上

給粉翠千縉

七載加貴妃從兄國忠御史大夫鉛鴻臚卿
女兄弟韓國次號國次秦國三夫人皆歲給

粉翠千縉

杜甫詩

號國夫人不施粉粧自有美艷杜甫詩云號
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却嫌脂粉
涴顏色澹掃蛾眉朝至尊上賜號國照夜白七寶冠
國忠瑣子金帶皆希代之寶

七寶冠

瑣子金帶

並見上

竊寧王玉笛吹

明皇舊置五王帳與兄弟同處妃子竊寧王
玉笛吹故張祐詩云小花靜院無人見閑把
寧玉玉笛吹因此忤旨放出妃泣謂中使曰
妾罪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唯髻與膚
生從父母耳引刀剪髻髮一結以獻上遽召
歸

生女勿悲酸

十載上元日楊家五宅夜遊與廣寧公主騎
從爭西市門楊氏奴揮公主墮馬駙馬程昌

裔扶主因及數撾主泣奏上令決殺楊家奴
昌裔停官於是楊氏轉橫時謠云生女勿悲
酸生兒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
女却爲門楣

紫雲廻

上嘗夢仙子

十餘輩御卿

雲而下各執樂器有仙人曰此曲神仙紫雲
廻今授陛下爲正始之音

凌波曲

上又夢艷女梳交心髻大袖寬衣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宮護駕妾實有功陛下洞曉釣天之音乞賜一曲夢中爲鼓胡琴爲凌波曲後於凌波宮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復有神女出池心乃夢中女子也上因於池上立廟每歲祀之

謝阿蠻

新豐進女伶謝阿蠻善舞上就按於清元殿寧王吹笛上羯鼓妃琵琶馬仙期方響李龜

年感粟張野狐箜篌賀懷智拍秦國夫人端坐觀之上戲曰阿瞞樂籍今日幸得供養夫人請一纏頭對曰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耶遂出三百萬爲一局

請一纏頭

見上

綠玉磬

妃善擊磬上令琢藍田綠玉成磬妃琵琶以龍香板爲撥

芍藥

開元中初重木芍藥卽今牡丹也花開上乘
照夜白妃以步輦從於沉香亭上命李龜年
持金花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篇上
命龜年歌妃持頗梨七寶杯酌西涼州蒲萄
酒飲罷歛繡巾再拜高力士終以脫靴爲耻
異日妃重吟前詞力士曰始謂妃子怨太白
入骨髓何乃拳拳如是妃曰何學士能辱人
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之甚矣上三
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擇而止

任風吹多少

上覽漢武內傳時妃後至以手整上衣領曰
看何文書上笑曰莫問知則又湏人覓去乃
飛燕身輕爲造水精盤令宮人掌上歌舞又
作七寶避風臺上曰爾則任風吹多少蓋妃
子微有肌故也妃子曰霓裳一曲可掩前古

水精屏

水精屏上刻前代美人可三寸許器玩雜用
衆寶妃以遺國忠置之樓上常偃息其下一

日屏風上諸女悉下各通名曰當爐人也步蓮人也拾翠人也金屋人也解佩人也爲雲人也畫眉人也竊香人也吹簫人也許飛瓊也金谷人也結綺人也臨春人也又有纖腰十餘妓曰楚宮章華踏謠娘也又三妓曰楚宮弓腰人也便爲本藝呈訖一一復歸屏風國忠懼走下樓未幾果敗

合歡橘

江陵進乳甘橘上種於蓬萊宮結實一百五

十顆有一合歡實上與妃持翫曰此果似知人意朕與卿一體所以合歡

雪衣女

廣南進白鸚鵡呼爲雪衣女妃授以蜜多心經記誦精熟忽日夢爲鷺鳥所搏上與妃遊別殿致雪衣女輦竿上瞥有鷹搏之而斃墮于苑中號鸚鵡塚

明驅使

交趾進龍腦香有蟬蚕之狀波斯言老龍腦

樹節方有之禁中爲呼瑞龍腦妃私發明駝
使持三枚遺安祿山明駝者眼下有毛夜明
日行五百里

端正樓

華清宮有端正樓卽妃梳洗之所有蓮花湯
卽妃沐浴之室

荔枝香

貴妃生日上命小部音聲於長生殿奏新曲
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小

部者梨園法部所置

重三百五十斤

安祿山晚年益肥自秤重三百五十斤於上前旋舞如風上於勤政樓設大金鷄障施大榻令祿山坐其下肅宗諫今古臣下無與君上同坐上曰渠有異相故禳之耳又嘗夜宴祿山卧化爲一猪而龍首左右遽告帝曰豬龍無能爲也終不殺之卒亂中國

猪龍

見上

類言 卷之二

與娘子併命

祿山反帝欲以太子監國自親征國忠大懼
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東宮監國當與娘
子等併命矣姊妹哭訴於妃事遂止

善地受生

帝幸蜀至馬嵬軍士殺楊國忠上使力士賜
妃死妃泣曰願大家好住妾誠負國恩死無
恨矣乞容禮佛帝曰願妃子善地受生力士
遂縊於佛堂梨樹下才絕而南方進荔枝到

上長號使祭之妃時年三十八帝謂張野狐
曰此去劍門鳥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
悲悼

術士詩

術士李遐周先有詩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
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
祿山悉薊門之士而來函關馬不歸哥舒之
敗潼關也山下鬼馬嵬也妃小字玉環及死
力士以羅巾縊焉又妃常以假髻爲首飾好

服黃裙天寶末謠云義髻拋河裏黃裙逐水流至此應焉

雨霖鈴曲

竹至秋風

上發馬嵬道旁見石榴樹愛之因呼爲端正樹蓋有所思也又至斜谷霖雨涉旬棧道中聞鈴聲隔山相應上採其聲爲雨霖鈴曲以寄恨焉

錦香囊

至德二年上皇自成都還密令中官移妃潛

葬他所初葬以紫褥裹之及是肌膚銷釋胸
前猶有錦香囊在焉

梨園弟子

上皇居南海內夜登勤政樓烟月滿目歌曰
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聞里中
隱隱如歌聲顧力士曰得非梨園舊人乎明
日力士潛召問云果梨園弟子也其後夜上皇
與妃侍者紅桃歌妃所製涼州詞上因廣其
曲今涼州流傳者益加焉

刻木牽絲作老翁

上皇復幸華清宮從官嬪御多非舊人於望
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霖鈴曲上四顧清涼
自是聖懷耿耿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鷄皮
鶴髮與真同須臾舞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
夢中

玉妃太真院

方士楊道幽自云有李少君之術上皇命致
貴妃神出天界沒地府求之不見東絕大海

跨蓬壺有洞戶署其門曰玉妃太真院碧衣侍女詰其所從來方士稱天子使者延入妃出冠金蓮被紫綃曳鳳舄問帝安否取金釵鉢合折其半曰尋舊好也方士請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爲驗不然恐負新垣平之詐妃曰驪山宮七夕上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此特君王所知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上皇亦不久居人間幸

惟自愛無自苦耳

櫻桃蔗漿

上皇移入大內日悼妃子張后進櫻桃蔗漿並不食常玩一紫玉笛吹數聲有雙鶴下於庭徘徊而去上皇曰吾奉上帝命爲元始孔昇真人此期可再會妃子耳笛可送與大牧大牧代宗小字也卽令具湯沐浴曰我就枕慎勿驚我俄聞睡中有聲已崩矣

元始孔昇真人

見上

錦襪

馬嵬姬得錦襪一雙過客一覩百錢前後獲
錢無數

落妃池

貴妃生於蜀嘗誤墮池中後人呼爲落妃池
珠翠可掃

上令宮妓佩七寶瓔珞舞霓裳羽衣曲曲終
珠翠可掃

列女傳

鳥工往

瞽叟使舜塗廩舜告二女曰我其往哉二女曰往哉鵠汝裳衣鳥工往智鳥飛之巧以往鵠錯也反使舜浚井舜告二女曰我其往哉二女曰去汝衣裳龍工往龍知水泉理也

胎教

大任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口不出惡言能以胎教

婦人無二天

婦人未嫁以父母爲天旣嫁以夫爲天其喪
父母降服一等無二天之義

柳下惠誅

柳下惠妻誅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

母師魯

母師魯九子之寡母也穆公賜號母師

蘧伯玉車聲

衛靈公夫人夜聞車聲至曰此必蘧伯玉也
公戲曰非也夫人賀曰始妾獨謂衛有伯玉

今又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賢人也是以賀
公大悅遂告以實

女宗

宋鮑蘇之妻不妬宋公表其閨曰女宗

通壁隣國

臧文仲母曰魯與齊通壁隣國也

類說目錄卷之二

高士傳

與明善者曹高士傳不合

孔子稱舉逸民天下歸心焉

九龍井

桓公五往

屋塉墜飯中

外門車馬迹深

容膝之安

斜其被

四皓作歌

阡居士

吾病耳非不足

君房素痴

渡海遇風

逸士傳

一瓢

居士屬

百結衣

生女炙面

蟲入豕柵

襄陽耆舊傳

精覓爲芝

牽羊壇

竹罌

槎頭縮項鰐

玉鏡玉屐

呼鷹臺

龍種來歸

千頭木奴

拜龐德

三公峯

冠蓋山

鄭侯家傳

青青東門柳

德宗儉耳龍

六合大同印

枕天子膝睡

五不可住

香案前奏事

茶詩

端居室

鐸子骨

八公詩

函內黑石

後召以銀爲信

門匠

醉人爲祥瑞

宰相不可分職

年號貞元

郎官乘蜀馬遺補騎驢

李晟功與郭子儀異

受獅子百枚

註論語

中和節

蘆杞小心

鞋者諧也

已刪

燒梨

嬾殘

名臣傳

王旦

王曾

寇準

晏殊

丁謂

趙稹

石延年

蔡齊

范仲淹

陳堯佐

狄青

謝絳

鄭戩

石介

杜衍

王質

類說目錄卷之二 終

類說卷之二

宋溫陵曾慥編

明新野馬之騏叅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高士傳

孔子稱舉逸民天下歸心焉

洪崖先生創高道於上皇之世許由善卷不降
於唐虞之朝易有束帛之儀禮有玄纁之制
詩人發白駒之歌春秋顯子臧之節故月令
以季春聘名士禮賢者然則高讓之士王政

所先史班之書多所闕畧梁鴻頌逸民蘓順
叙高士或錄屈節雜而不純又近秦漢不及
遠古夫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稱其德而贊其
事哉謐採古今人代之士身不屈於王公名
不耗於終始元堯至魏凡九十餘人雖執節
著述齊去就若兩龔皆不錄也

本

九龍井

李耳著上下五千餘言爲道家之宗以其年
老著子故號其書曰老子亳州南宮九龍井

井前有昇仙檜老君煉丹井井北虛無堂石
壁鐫道德經咸通以後干戈垂五十年畧無
燒毀老君靈應也

桓公五往

小臣稷者桓公凡三往不得見公嘆曰布衣
之士不樂游於朝無以助萬乘之主萬乘之主無以成其業不婦仁義則無以成其主於是五往乃得見

屋埃墜飯中

顏回者孔子絕糧子貢告於野人得米一石
炊於壞屋有埃墨墜飯中回取食之子貢以

回爲竊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則改節乎子曰若改節焉稱仁廉哉子貢以回食飯告子子召回曰疇昔予夢先人炊飯吾將祭焉回曰炊墨墮飯中欲寘之不潔欲棄之可惜回卽食之不可祭也回出孔子曰吾之信回非獨今日所信者目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心猶不可恃弟子記之知人故不易矣太史言回年二十九而髮白早卒惟家語三十二歲若二十九當定公七年去厄陳十四年

回實未卒當以家語爲正

門外車馬跡深

陸通字接輿楚王使使聘曰請先生治江南
通笑而應妻於市來曰外門車馬跡何深通
曰王遣使持金百鎰令治江南妻曰妾事先
生躬耕以食親綉爲衣據義而動樂亦足矣
今受人重祿乘人良駟食人肥濃將何以待
之通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從之
違義不如去之於是變易姓名遊名山食菌

櫨實服黃精隱居於蜀峩崐山壽數百年俗傳以爲仙

容膝之安一肉之味

陳仲子字子中楚人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爲相仲子曰僕有箕箒之妻請入計之乃謂妻曰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妻曰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萬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

忍先生不保命也仲子夫妻逃去爲人灌園
斜其被

黔婁先生卒曾西來吊見屍在牖下覆以布
被手足不盡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西曰
斜其被則歛矣妻曰斜之有餘不若正之不
足先生生而不斜死而斜之非先生之意也
西曰以何爲謚妻曰謚康西曰先生存時食
不克飽衣不蓋形何以謚爲康乎妻曰昔先
生君欲用爲國相而辭不爲是有餘貴君賜

栗而辭不受是有餘富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其謚爲康不亦宜乎

四皓作歌

四皓見秦政虐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漠漠
高山深谷逶迤曠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
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
人不如貧賤而肆志乃共入商洛山以待天
下定

阡居士

摯峻字伯陵隱阡山司馬遷致書曰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伏惟伯陵才能絕人高尚其志水清玉潔不以細事累名然未盡太上所由也峻報曰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遠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偽守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二人自是各從所欲遷果以悔吝被辱峻卒於阡阡人立祠號阡居士吾病耳非不足

嚴遵字君平賣卜或都市蜀有富人羅冲問
何以不仕遵曰無以自發冲爲具車馬衣糧
遵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
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擔石
乃云有餘不亦繆乎遵曰不然吾前宿子家
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
十爲業不下床而錢自致尚有餘數百塵埃
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冲
大慚遵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

我身竟不仕

君房素痴

嚴光世祖以安車聘之侯霸使掾侯子道奉書霸戒戒子道曰子陵素高而陵宜卑體下之光發書曰君房素痴今爲三公小小善否子道曰位居鼎足不痴也不痴子道曰公聞先生至卽欲詣達於典司是以不獲光曰卿言不痴此非痴語耶天子三徵我來人君尚未見况人臣乎我手不能書以床邊牘板與子道削

書之光口喻數語子道曰書何大少可以益也光曰何可益乎

渡海遇風

管寧渡海遇風同行皆沒溺寧船獨存咸云積善所致

逸士傳

一瓢

許由居箕山唯有一瓢酌水掛于樹枝風吹瓢鳴以爲煩擲去之

居士屨

雜

蜀隱士朱桃以草屨爲業以屨置路隅人識之曰此朱居士屨也以米易去

百結衣

董威在洛陽隱居白社以殘絮縷帛爲衣號百結衣

生女炙面

昭君村至今生女必炙其面白樂天詩云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瘢痕

類言 卷之二
蟲入豕柵

蟲入豕柵議擇食曰肥豕不度臘相與食其脊者

襄陽耆舊傳

精魂爲芝

楚襄王遊雲夢夢一婦人名瑤姬曰我夏帝之季女封於巫山之陽臺精魂爲芝媚而服之則與夢期

牽羊壇

襄陽有牽羊壇刺史初至必牽一羊繞壇以
其遭數驗臨州之年晉文帝爲刺史行六遭
不止疆止之果八年而後遷

竹罌

辛宣仲居士截竹爲罌以酌酒曰吾性甚愛
竹及酒欲令二物並耳

槎頭縮項鯿

漢水中鯿魚甚美常禁人捕以槎斷水因謂
之槎頭鯿宋張敬兒爲刺史作六櫓船置獻

齊高帝曰奉榼頭縮項鰯一千八百頭

玉鏡玉屐

齊建元中盜發楚王塚獲玉鏡玉屐又得古
青青絲簡編

呼鷹臺

劉表爲荊州刺史築呼鷹臺作野鷹來曲
龍種來歸

龐煖去官還鄉里人曰我家池裏龍種來歸
千頭木奴

李衡作宅種橘千株臨終勑其子曰吾有千
頭木奴可以不貧

拜龐德

諸葛亮拜龐德公于牀下公殊不令止

三公峯

岑山東三峯名三公西九山名九卿次名山

主簿

冠蓋山

漢末有四郡守七都尉二卿兩侍中一黃門

卷之二
九
侍郎三尚書六刺史朱軒高蓋會山下因名
其里曰冠蓋里山曰冠蓋山

鄭侯家傳

青青東門柳

泌幼警敏賦詩譏楊國忠曰青青東門柳歲
宴必憔悴國忠訴于帝帝曰賦柳爲譏卿則
賦李者爲譏朕可乎

德宗儋耳龍

明皇幸蜀德宗時年十五有父老曰太孫乃

儕耳龍何畏賊乎

六合大同印

肅宗在靈武鑄印徵兵其文曰六合大同
枕天子膝睡

泌謂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茅土皆非所
欲收復京城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
奏客星犯帝坐一動天文足矣

五不可住

肅宗旣還京師泌辭去云臣有五不可住臣

遇太早陛下用臣太重恩太深功太高而跡
太奇力辭果去

香案前奏事

泌與肅宗夾鑪而卧懇求退曰今陛下以隔
爐爲遠此時不得請它日香案前奏事豈復
可得乎

茶詩

皇孫奉節王煎茶加酥椒之類求泌作詩泌
曰旋沫番成碧玉池添酥散作琉璃眼奉節

王卽德宗也

端居室

泌得請於衡嶽隱居詔卽所居營端居室
鑱子骨

泌少時身極輕能於屏風上行薰籠上立有
異人云此兒十五必升騰父母惡之忽聞空
中異香作蒜汁潑之恐其飛騰也旣長辟穀
每導引骨節珊然人謂之鑱子骨

八公詩

有隱士八人衣冠甚異來過泌數日言仙靈
事無不至臨去嘆曰俗緣竟不盡可惜其心
與骨泌求隨去曰不可湏與他爲相十年出
門不復見於是作八公詩託其事亦不知爲
真仙歟山精歟

函內黑石

有隱者携一男六七歲來云有故湏南行值
此男痢疾旣同是道者願寄之仍留一函子
曰若疾不起以此葬之乃問男曰不騎留此

得乎曰得遂去八九日而殂以其凶盛葬庭
中薔薇架下累月其人不回試發其凶唯一
黑石四方上有字如錐畫云神真煉形年未
足化爲我子功相續丞相塋之刻玄玉仙路
何長死何促

後召以銀爲信

代宗欲相泌元載令其黨排毀百端帝不得
已出泌爲江西觀察判官曰後召當以銀爲
信後路嗣恭代魏少遊爲江西觀察使載與

路書云泌亦莫令在南亦莫令在北路奏泌爲虔州別駕明年春勅下除銀青光祿大夫及見上喜甚曰別卿八年方處置得此賊亦幾落其計再與卿相見何慰如之賴春宮仁孝發其謀不然不得見卿矣對曰往年已具奏大臣若陛下以爲不可卽去之需事而賊皆由含容大過使之惡稔至是上曰卿知三品以上皆是賊乎且面屬卿而去乃取載意奏卿爲虔州別駕云卿意欲之其欺朕如此

且平嶺南進瑠璃盤面濶九寸朕以爲寶乃
破載家得一尺面者乃其所寄非賊而何

門匠

唐時運漕自集津上至三門皆一綱船夫併
牽一船仍和雇相側近數百人挽之河流如激
箭又三門常有波浪每日不能進一二百船
觸一暗石卽船碎如末流入旋渦中更不復
見上三門篤工謂之門匠悉平陸人爲之執
一標指麾以風水之聲人語不相聞陝人云

自古無門匠墓言皆沉死也故三門之下河中有山名米堆穀堆每綱上三門無損傷亦近百日方畢所以漕運艱阻

醉人爲祥瑞

德宗播遷人多乏食無釀酒者後京師稍寧有一醉人聚觀以爲祥瑞

宰相不可分職

德宗旣相泌令與同列分職泌曰宰相代天理物補袞之職不可分也至於給舍乃分司

押事故舍人謂之六押平章事當共之若各司其局乃有司也焉得謂之相帝從之年號貞元

德宗初議改元帝謂泌曰日本朝之盛無如貞觀開元各取一字乃改號貞元

郎官乘蜀馬遺補騎驢

德宗聽泌言始加給百官俸料初京師街衢乘大馬者行路之人皆識其名位乃給舍丞郎大卿監以上否則貴臣及方鎮子弟郎官

皆乘蜀馬遺補或騎驢加料兩月後郎官盡乘大馬及有從馬矣

李晟功與郭子儀異

初李晟將建家廟准令二品以上祀四廟有名封者祀五廟五品以上祀三廟三品以上不湏兼爵時泌以爲四廟非古且禮有降殺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古制也上許立五室但祀四代空始祖之室待後五代孫祀旣祧諸主以晟爲始祖不祧之室可也意令功臣有

遠長之圖馬燧曰郭尚父亦只立四廟泌曰
李晟功與郭子儀異至德收復玄宗雖幸蜀
肅宗自靈武至鳳翔時先皇爲元帥親總戎
行外蕃及諸道之師共十餘萬子儀自同州
來會戰只朔方節度耳戰勝收復回紇及四
鎮之功多晟之收復也陛下再幸梁洋旁有
懷光以朔方之強又反諸道已抽兵回者收
復之日渾瑊在咸陽亦不來會其時又無元
帥駱元光等皆有所統率也此乃克復全在

於晟子儀豈可比哉上曰誠如卿言於是許立五廟而空西室

受獅子百枚

有布衣張子路上書言泌之短德宗殺之謂
泌曰朕皆得其誣妄且云卿受嚴震獅子百
枚計價二萬貫朕料必是沙糖獅子山南地
貧何處有如許金又人家用一百個金獅子
作何物試使人潛勘送沙糖使猶在城卿避
嫌疑諸道寄茶及口味悉皆拆開將入此賊

遂敢誣罔故處置之

註論語

泌加集賢學士奏曰論語是聖人之言弟子記之而篇序之名多不近理且甚錯雜何晏集解又多舛誤臣少欲編次註釋而未暇今加學士樞務稍簡欲成素志上曰朕幼好論語以其篇名淺近註釋又疎有意與碩儒爲之卿先有此請卽爲置一講論殿殿成與卿日夕討論泌曰未可上曰向前帝王好用臣

下著述爲御製朕意不如此自幼讀書頗有
義性今欲同商量撰註朕義長則註稱御製
卿義長則稱臣曰令後代知君臣同心精於
古訓一時盛事非欲占卿義也泌曰陛下睿
聖天縱生知當合堯舜宣尼祖述堯舜者也
臣識見淺短方欲解釋七十子之言豈憂占
臣義乎所言未可者見梁武帝侯景及周軍
至猶講老子不輟故庾信賦云縉紳以干戈
爲兒戲宰衡以清談爲廟畧高貴卿公與鍾

繇等較量精義何救於敗今吐蕃刦盟其屯
集去京無五百里陛下乃與臣講論恐邊將
懈怠且爲後代所笑臣忝學士偶成夙志則
可君臣同註乃是不急之務願待理平後圖
之上曰卿凡事精深如此可謂真宰相然卿
亦未得便自註終待平定後與卿同爲之於
是乃止

中和節

德宗日前代三九皆有公會而上已與寒食

往往同時來年合是三月二日寒食乃春無
公會矣欲於二月創置一節何日而可泌曰
二月十五日以後雖是花時與寒食相值又
近晦日以晦爲節非佳名色二月一日正是
挑李開時請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其日賜
大臣方鎮勲戚尺謂之裁度令人家以青囊
盛百穀果實相問遺謂之獻生子醞酒謂之
宜春酒村閭祭勾芒神祈穀百僚進農書以
示務本上大悅卽令行之并與上已重陽謂

之三令節中外皆賜錢尋勝宴會

盧杞小心

泌謂盧杞姦邪德宗稱其小心泌曰小心乃姦臣之態

鞋者諧也

泌未相時宿內院旦杞竊泌鞋送帝所帝曰
鞋者諧也當爲弼諧事且諧矣

燒梨

泌絕粒肅宗自燒二梨以賜頴王請聯句爲

它年故事穎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
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次一王曰
不食千鍾粟唯食兩顆梨帝曰天生此間氣
助我化無爲

懶殘

泌在衡嶽有僧明贊號懶殘泌察其非凡人
也中夜前往謁焉懶殘命坐發火煨芋以唱
之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

名臣傳

王旦

王旦字子明爲翰林學士嘗奏事下殿
真宗目送之曰與朕致太平必斯人也後拜平
章事外撫四夷內和百姓官吏得職天下富
庶頌聲洋溢旦之力也

王曾

王曾字孝先真宗好神仙築昭應景靈宮用
臣領使以曾爲景靈宮使不拜忤旨罷參政
召爲宰相真宗彌留之際沮明獻臨朝之議

請太子監國明大義以安社稷天下賴焉

寇準

寇準字平仲少知巴東縣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時以爲若得用必濟大川後通判鄆州召見太宗曰知卿有深謀遠慮試爲朕決一事東宮所爲不法它日必爲桀紂欲廢之則宮中自有兵甲恐因而召亂準曰請東宮於某處攝行禮左右侍衛皆令從之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之器俟還而示之

隔下左右勿令入而廢之一黃門力耳上以爲然及東宮出因搜得淫刑之器有剜眼挑筋摘舌等物東宮服罪遂廢之立章聖爲太子景德初拜相會契丹寇澶淵大臣議宜圖西南之幸準曰王欽若江南人故請陛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故請陛下幸成都乃請親征大敗戎虜至今講和者準之力也嘗會食中書有羨汙鬚丁謂與拂之準曰君爲參預大臣而與官長拂鬚耶章聖倦政謂迎合太

后臨朝之謀準奏曰太子睿德足以任天下之事丁謂恃才而挾姦曹利用恃權而使氣皆不可輔幼主明日謂之黨以不軌中準坐是罷相貶雷州司戶道出公安剪竹挿神祠前曰準心若負朝廷此竹必不生不然枯竹當再生其竹果生後范仲淹作藥石詩言準無辜上將復其位其月死於貶所天下以比

魏鄭公狄梁公

晏殊

晏殊字同叔七歲能文章聖判南衙時章獻
太后以微時得幸張耆有力天聖中太后以
耆爲樞密使殊曰朝廷雖乏賢亦宜中材處
之如耆者但富貴之可也忤太后旨坐以笏
擊僕隸出守南京召爲參政 太后謁太廟
欲袞服殊言周禮有王后服不可亂其法度
慶曆中爲宰相及薨賜碑曰舊學之碑

丁謂

丁謂字謂之天禧中拜相充章聖山陵使與

押班雷允恭擅移陵域事敗貶崖州司戶在
朱崖教民造屋日賦一詩號知命集嘗以家
財數萬與土人商販不取利其人問所欲謂
曰欲煩賣家書至洛陽乃作陳情表與家書
令之寄西京留守俟有中貴人到洛與留守
同宴卽投之君當收下獄後有酬賞其人如
教留守得書大驚不敢拆遂奏之其表叙冊
立之功曰臣有彌天之罪亦有彌天之功
上釋其人厚賜遣還徙謂雷州諫官劉隨曰

彼擅移於陵域將不利於嗣君固合取彼頭
願寘諸郊廟初爲布衣時遇道士曰他日似
李德裕而稍優果如其言

趙稹

趙稹字仲微爲益州路轉運使天聖中上殿
上曰先帝時詔益州市錦六千疋時有姓趙
者知州止市千疋還是卿否稹曰是未幾大

用

石延年

石延年字曼卿 真宗曰朕知卿有才久矣
但聞卿好飲酒恐醉不能了事延年曰臣非
好飲酒蓋以自釋耳然臣雖醉其於臨事愈
於不醉之人

蔡齊

蔡齊字子思 真宗臨軒策士夜寢殿下菜
齊上見其姿狀堂堂曰得人矣特詔給金吾
七人清道自齊始

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知開封事決事如神京帥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帥無事有希文每奏事多陳治亂歷詆大臣不法言者以仲淹離間君臣落職知饒州司諫高若訥言貶黜猶輕歐陽修上書救之亦得罪余靖尹洙皆坐朋黨被黜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不肖指若訥也寶元中元昊叛上知其才兼文武起師延安日夕訓練精兵賊聞之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兵甲不比大

范老子可欺也戎人呼知州爲老子大范謂
雍也後知慶州時王師定川之敗議點鄉軍
仲淹令刺其手及兵罷環慶路皆復得爲農
上以四路都招討委之仲淹與韓琦協謀必
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
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
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

陳堯佐

陳堯佐字希元修 真宗實錄特除知制誥

舊制湏召試唯楊億與堯佐不試而授景祐
中拜相星變地震堯佐上言王隨位在臣上
而病不任事程林位在臣下其變皆臣之責
上章求罷出判鄭州薨謚文惠兄堯叟終平
章事弟堯咨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人兄弟
貴盛當世少比堯佐退居鄭圃尤好詩什張
士遜判西京以牡丹花及酒遺之堯佐答曰
有花無酒頭慵舉有酒無花眼懶開正向西
園念蕭索洛陽花酒一時來堯咨精於弧矢

天下謂之神射自號小由基

狄青

狄青字漢臣時元昊叛屢將兵出戰四年間大小二十五陣八中流矢人呼爲狄天使上觀其儀表曰朕之關張也於是又有狄萬之稱以一足以敵萬也初青在軍伍間韓魏公范文正一見皆稱其有將相之器果能爲國立功爲時名將及討儂賊回稍自矜大而禁旅多附時議頗疑之

謝絳

謝絳字希深章獻臨朝日久頗信方術之士出入禁中絳上言此皆左道亂政之本自古衰亂之世女謁用事方有此等事又引褒姒滅周以諫廢郭后皆合經旨擢知制誥文章有元白風爲郡務在教化時以比杜詩

鄭戩

鄭戩字天休除知開封府府吏馮元者姦巧通結權貴京師號爲立地京兆尹戩窮其罪

流於海島後移守長安有表曰聽嚴宸之鐘
鼓未卜何辰植勁栢於雪霜更觀晚節上稱
誦者數四代范仲淹爲四路招討置府於涇
嘗慨然慕郭代公功業元昊擁衆臨黑山戢
勒兵巡邊趨蓮花堡時天寒風勁置酒高會
旗幟絳野銖鼓聒天虜衆十萬相顧不敢動
元昊曰我已遣使稱臣朝廷何爲復用此公
護諸將其畏如此

石介

石介字守道徂徠山人也文章學術天下宗
師皆呼爲徂徠先生著宋頌十篇猗那清廟
無以加也慶曆三年天下所謂賢士大夫必
用於兩府侍從臺諫之官宋之用人於茲爲
盛介作慶曆聖德詩

杜衍

杜衍字世昌慶曆四年拜相力止內降之弊
時有權要干請者上曰朕內降不難然宰相
衍公正介執必不出勅或有不得已而降旨

衍皆收之俟及十數卽封還之上嘗曰衍助我多矣然權幸交惡之未幾罷相初衍旣貴有女其夫人怜之必求佳婿衍以文章器業爲天下第一無如蘓舜欽乃以妻之及衍在中書權幸欲去之以舜欽監進奏院市故紙監臨自盜除名以撼動衍衍亦以此求退

王質

王質字子野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質時知開封府出餞東門或曰何爲自陷朋黨質曰

昔徐誨不負楊臨賀今質願附范饒州慶曆
中杜韓富范諸公在兩府名士並布臺諫於
是道不同者有朋黨之論既而諸公皆出外
補而蘓舜欽輩以酒食之過下獄竄逐質大
慟曰天下所以治者衆賢扶持之今賢者日
退此可憂也人世一頃耳吾不樂在於世矣
遂以憂憤而卒質以七月二十六日生以是
日卒人皆異之

類說卷之二 總

卷之二

卷之二

三

類說目錄卷之三

列仙傳

吹笙作鳳鳴

弄玉吹簫

尋偃月子

金床玉几

負局磨鏡

玉女洗頭盆

稷丘君

行玉子之術

玉城瑤闕

拔宅上升

服水玉

呼鷄名

青鳥

五色烟

一丸泥封戶

漢江解佩

鈎弋夫人

神仙傳

五色雲母

碧藕白橘

琴高乘赤鯉

飈車羽輪

修本草

與汙漫期

一日九餐

白石爲糧

採百草花

碧落侍郎

十二玉壺

女笞老翁

一人作千人

赤丸起火

泥馬

石髓

乘赤龍

肘後丹經

劉安登仙

九節杖

八百歲瞳子方

九節菖蒲

二十三處見子訓

作丹

新宮銘

六甲行厨

分柂

四百歲小兒

熟視石壁

落翮山

肉芝

彭祖喪妻

王母玉環

老子僕徐甲

玉女投壺

彭祖經

未央丸

月中人帶甲

能理民則馴虎

李常在

唾盤成鯉

縮地脈

仙术

龜杯

一木上破天

續仙傳

漁父詞

踏踏歌

掘枸杞

空中聞打麥

龍宮藥方

集賢院酒榼

蓬萊隔弱水三十萬里

白雲記

琅玕樹

穀父蚕母

睡仙

種瓜

毛女

兩塵

李八百

殷七七

譚峭詩

烏龍

龍床

飯粒成蜂

仙臺郎

青雲芝

王氏神仙傳

總真真人

聞道易修道難

養神芝

澤鴻丸方

服黃連

主簿化

未央

王喬有三

胎息術

水母

眉上肉塊

核桃大如數斗

彈一弦琴

名補仙官

玄洲宮主

白雲如百尺樓

高道傳

蘅薇香

化出玉局

絳雪丹

小兒誦經聲

白驢

白蝙蝠精

類說目錄卷之三

終

類說卷之三

宋溫陵曾

慥 編

明

新野馬之騏叅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列仙傳

吹笙作鳳鳴

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遇
浮丘公得仙後語栢良曰告我家七夕待我
於缑氏山東乘白鵠而至

弄玉吹簫

簫史秦人善吹簫秦王有女名弄玉好之遂
妻焉教弄玉吹簫作鳳鳴有鳳至其室乃作
鳳臺居之一夕吹簫鳳集乘之仙去乃作鳳
女祠

尋偃月子

許碏徧遊名山所至題云尋偃月子到此作
詩曰閨苑花前是醉鄉誤翻王母九霞觴群
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書於酒樓
乘雲而去

金床玉几

岱宗石室中上下懸絕中有金床玉几

負局磨鏡

負局先生隱於磨鏡

玉女洗頭盆

華山絕頂有石臼號玉女洗頭盆中有碧水
未嘗增減

稷丘君

泰山下道士稷丘君遇漢武帝東巡擁琴朝

類言
卷之三
182

謁

行玉子之術

太玄女行玉子之術鬢髮如鶴

玉城瑤闕

舜游南方有國曰楊州入千龍之門泛昭回
之河有玉城瑤闕曰九疑之都

拔宅上升

許真君拔宅上升惟車轂錦帳復墮

服水玉

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

呼雞名

祝雞翁居戶鄉北養雞雞皆有名字呼名卽至

青鳥

吳真君遇大風書符置屋上青鳥噙去風卽止

五色烟

寧封子爲皇帝陶正有人過之爲其掌火能

出五色烟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能隨氣煙上下

一丸泥封戶

方回爲人所刦閉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去更以一丸泥封其戶以方回印印之時言得回一丸泥封門戶終不可開

漢江解佩

鄭交甫游漢江見二女佩兩明珠交甫悅之不知其神人也下請其佩女解佩與交甫行

數十步女忽不見

鈎弋夫人

鈎弋夫人右手捲武帝發其手得玉鈎尋害之殯尸不冷而香一月昭帝卽位更葬之棺空但有絲履故名其宮曰鈎翼後避諱改爲弋

神仙傳

五色雲母

衛叔卿服雲母得仙其子名度世徧游山海

求見其父一日山中見之與數公博戲坐白
石牀度世問博者爲誰曰洪崖先生許由巢
父王子晉也我有仙方在所居柱下度出歸
掘之得玉函封以飛仙之印乃五色雲母也
度世服之果仙去

碧藕白橘

周穆王會王母於瑤池食素蓬黑棗碧藕白
橘

琴高乘赤鯉

琴高旣仙去設祠奉之時乘赤鯉來享

飈車羽輪

崑崙圃闔風苑有玉樓十二玄室九層右瑤池左翠水環以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飈車羽輪不可到王母所居也

修本草

陶隱居遇仙柏闔曰君之陰功著矣以所修本草用蚕虫蛭輩爲藥功雖及人而害物命以此一紀後方得解形而去

與汗漫期

盧敖見一士深目而結喉鳶肩而脩頸豐上
而殺下踞龜殼而食蛤蟹謂敖曰吾與汗漫
期於九垓之外不可久留乃去

一日九餐

青精先生千歲色如童子能終歲不食亦能
一日九餐

白石爲糧

白石先生煮白石爲糧彭祖問曰何不服藥

仙去對曰天上至尊相奉甚難更苦人耳時
號爲隱遁仙人常游行四方治人疾

採百草花

鳳綱生採百草花煎九服之仙去

碧落侍郎

沈羲將飛昇忽有白鹿青龍車羽衣持節以
青玉界丹玉版拜爲碧落侍郎

十二玉壺

王遠字方平嘗在蔡經家去十餘年七月

七日來威儀如大將軍持玉壺十二皆以蠟
封其口遠以書與陳尉其書廓落大而不工
女笞老翁

漢使過河東見一女子笞一老翁翁受杖甚
恭問之云此妾之子也昔舅氏伯山甫以神
方教妾妾使服之不精致此衰老故杖之間
其年曰妾一百三十歲兒纔七十餘耳

一人作千人

劉政有道術能以一人作千人千人作萬人

又能噓水興雲聚壤成山刺池成淵

赤丸起火

孫博以赤丸投軍中湏臾火起更投以青丸
乃滅又能引鏡爲刀屈之復爲鏡

泥馬

章震號玉子能以泥作馬日行千里其弟子
號太陽子好飲酒或問之云晚學俗態未除
故以酒自驅耳

石髓

王烈得石髓按仙經云神山五百年一開有
髓出食之壽與天地等烈先服白石煮熟與
人味如芋

乘赤龍

茅盈乘赤龍登天先是童謠云神仙得者茅
初成駕龍上天升太清時下左洲戲赤城繼
世而往在我盈帝欲學之臘嘉平

肘後丹經

張道陵弟子趙昇七試皆通乃授肘後丹經

劉安登仙

劉安請致術士於是八公往見化成童子色如堯花遂授丹經安旣仙去藥器在庭鷄犬舐之皆仙去

九節杖

王遙遇雨使弟子以九節杖檐篋不沾濕
八百歲瞳子方

李根兩目瞳子皆方仙經云八百歲則瞳子

方

九節菖蒲

九疑仙人見武帝云聞有石菖蒲一寸九節可服食故來採耳

二十三處見子訓

薊子訓有道術至京師諸貴人多邀皆許某日日午當往是日二十三處皆見子訓衣服論議如一

作丹

魏伯陽與弟子三人作丹丹成先與犬死

一弟子與先生同服之亦死二人下山求葬具
伯陽卽起再以丹納火及弟子口中皆起仙
去

新宮銘

蔡少霞夢人託書新宮銘曰紫陽真人玄卿
撰其畧云碧砌鱗差瑤階肪截珠樹規連玉
泉矩洩仙翁鵠立道師冰潔三變玄雲九成

絳雪

六甲行厨

左慈召六甲能役鬼神坐致行厨

分杯

左慈謂曹公曰今當遠適願得分杯飲酒慈拔簪以畫杯酒卽中斷分爲兩向

四百歲小兒

李八百呼陟正爲四百歲小兒

熟視石壁

帛祖到西成山事王君令熟視石壁初一年無所見二年漸有文字三年得所刻神丹方

及五嶽圖

落翻山

王次仲變篆爲隸始皇召之不至將殺之次仲化爲大鳥振翼而起使者拜曰無以復命恐見誅乃以三大翮墮與使者始皇因名落翻山

肉芝

蕭靜之掘地得人手潤澤而白烹食之人問何物曰肉芝也

彭祖喪妻

彭祖年八百歲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

王母玉環

王母以白玉環授舞并獻白玉琯吹之以和
八風

老子僕徐甲

老子西度關令尹喜知其非常人從之問
道老子大驚吐舌晡然故號老聃老子耳有
三漏手握十文其僕徐甲約日直百錢自云

隨二百年計欠七百二十萬錢甲詣關令索
所欠令問老子對曰甲久應死吾以太玄清
生符救之得至今日使甲張口向地符出丹
書文字如新甲立成一聚枯骨令知老子神
異叩頭請命復以符投骨上甲乃復生

玉女投壺

東王父與玉女投壺每一投千二百梟設有
不入者爲囁噓囁呼監切開口笑也

彭祖經

錢鏗卽彭祖也有導引之術每有疾則閉氣以攻所患其氣雲行體中下達指末尋卽體和嘗云上士別床中士異被服藥百累不如獨卧後人集其採納之術號彭祖經

未央丸

墨子居山遇神人授以素書未央丸長生不死

月中人帶甲

君思晉人正月十五夜坐室中遣兒視月中

有異物否兒曰今年當水月中有人披蓑帶
劍思出視之曰非水也將有兵亂月中人乃
帶甲仗矛耳果如其言

能理民則馴虎

郭文得道能馴暴虎晉帝召問其術對曰人
無害虎之心虎無傷人之意何術之有撫我
則后虎猶民也虐我則讐民猶虎也能理民
則能馴虎

李常在

有人姓李得道居山不老人世世見之不知其名因號李常在

唾盤成鯉

劉綱唾盤成鯉妻樊夫人唾盤成獺食之

縮地脉

費長房遇壺公有神術能縮地脉千里聚在目前放之復如舊

仙术

劉商居山有鬻术者善價得之後異人曰劉

君已賜仙术服之得仙

龜杯

南極子柳融取粉塗杯呪之成龜煮取其肉食之呪其殼復爲酒杯

一木上破天

王敦謀逆夢持一木上破天以問卜者許真君時爲旌陽令因見敦解曰此是未字晉祚未終公未可動耳

續仙傳

漁父詞

張志和號玄真子嘗爲漁父詞云西塞山邊
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
風細雨不須歸後於湖州刺史顏真卿坐上
雲鶴翔集飛升而去

踏踏歌

藍彩和嘗著破衫繫六脰黑木腰帶一脚著
靴一脚跣行丐於市歌曰踏踏歌藍彩和世
界幾能多紅顏一春樹流年擲一梭古人混

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峩後於濛梁酒樓騰空而去遺下衫靴帶并所執大拍板

掘枸杞

朱孺子幼事道士王元正居大若巖一日汲于溪上見二花犬相趨因逐之入于枸杞叢下掘之根形如二犬烹而食之忽覺身輕飛于峯上雲氣擁之而去元正食其餘亦得不

死因號童子峯

空中聞打麥

王老者村居慕道有老道士造之留月餘忽
徧身瘡瘍謂王老曰得酒數斛浸之卽愈遂
爲置酒滿瓮道士坐瓮中三日方出鬚髮皆
黑顏如童子謂老王曰能飲此酒可以仙去
時方打麥王老全家飲之湏臾皆醉忽風動
雲蒸一時輕舉舍屋鷄犬皆去空中猶聞打
麥聲

龍宮藥方

孫思邈嘗救一青蛇乃龍子也後爲龍王召至水府得龍宮藥方三十道作千金方每一卷內秘隱一方

集賢院酒榼

明皇召張果至問其年壽曰堯時丙子年出旣長爲侍中帝賜酒曰臣有弟子能飲令召之俄一小道士自殿簷而下年十六歲美風姿善談笑帝賜飲一斗不醉果曰不可更飲

必有所失又逼飲之酒忽從頂出什地化一
酒榼乃集賢院物也拜果銀青光祿大夫號
通玄先生

蓬萊隔弱水三十萬里

謝自然問道於司馬承禎唯唯不答自然歎
曰每登玉霄峯見滄海蓬萊亦應非遠於是
別去入海至一山遇道士問何往曰蓬萊尋
師道士笑曰蓬萊隔弱水此去三十萬里非
飛莫到天台司馬承禎身居赤城名在丹臺

真良師也自然復回見承禎乃傳授上清之

法

白雲記

司馬承禎善篆別爲一體名金剪書隱居天
台玉霄峯號白雲子睿宗召見旣歸朝士賦
詩送之盈編自號爲白雲記

琅玕樹

謝玄卿遇神仙見丹柯碧葉微風時叩五音
相節云琅玕樹也又設鳳冠栗龍睛稻素麟

脂班鷗髓玄洲白柰空洞靈爪扶桑丹椹清
河文藻又有瓊飴酒桂腦芸英又彈八琅之
璈叢霄之笙洞陰之磬奏元鈞歌作回鸞轉
鳳之舞

穀父蚕母

三山飢有青衣童子曰世人厭棄五穀地司
已收其種矣可相率祈謝穀父蚕母當致豐

穰

睡仙

夏侯隱每登水渡山閉目美睡同行聞其鼾聲而不蹉跌人謂之睡仙

種爪

馬湘字自然有道術嘗於江南刺史馬植坐上以酒杯盛土種爪湏臾引蔓花實食之甚美又能徧身摸出青銅錢投井中呼之卽出

毛女

名玉姜以其徧體生毛謂之毛女自言秦始皇宮人秦亡入山遇道士教食松葉遂得道

兩塵

異人丁約隱於卒伍韋子威師事之一日辭去謂子威曰郎君得道尚隔兩塵問其故約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

李八百

李真多蜀人得仙後常游人間約其年八百餘歲號李八百

殷七七

殷七七名文祥每醉歌曰琴彈碧玉調藥鍊

白硃砂解醞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時鶴林寺
有杜鵑花每春甚盛時將重九或謂七七曰
汝能令開此花乎七七曰可爲九日之玩前
二日往宿其下次日花發九日爛熳如春此
花平日每開常見一紅裳女子護之及七七
欲開此花女子忽至曰妾司此花今爲道者
相共開之七七嘗一官僚召飲取栗散與娼
妓皆聞異香唯啖七七者栗綴于鼻不可脫
但聞穢氣湏臾狂舞粉黛狼籍共爲陳過栗

乃墜七七又能酌水爲酒削木爲脯指船卽
住呼鳥卽下

譚峭詩

譚峭詩云練作長江扇作天鞶鞋拋向海東
邊蓬萊信是無多地祇在譚生拄杖前

烏龍

韋善俊携一犬名烏龍後化作龍乘之飛去
龍床

韓志和有道術憲宗時獻一龍床坐則鱗鬚

爪角皆動又於御前以蠅虎子數十令分隊

舞梁州曲皆中音節

飯粒成蜂

葛玄師事左慈與客對食嗽口中飯皆成大
蜂徐徐入口却成飯粒

仙臺郎

侯道華晨起飛在松頂揮手謝衆曰玉皇詔
我爲仙臺郎今去矣

青雲芝

羊惜夢入洞府石穴中有物飛出甚長神人
曰此青雲芝也

王氏神仙傳

總真真人

王遠字方平明天文圖識逆知吉凶漢桓帝
問灾祥不答乃題宮門四百餘字預說方來
帝惡之令人削除外字雖滅內字復見墨跡
徹入板裏在太尉陳耽家四十餘日一旦曰
期運當去不得復停三日忽失其尸大上老

君賜方平七轉靈符爲總真人領仙士萬
五千人東遊括蒼過道民蔡經家知其骨相
合道曰汝應得度世補仙官但少不知道氣
少肉多唯可尸解此法須臾如過狗竇中耳
經忽身熱欲水灌之如沃焦狀因失其尸後
十餘年忽還家云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可作
一百石飲以供從官其日果至因遣人召麻
姑姑至年十八九頂中作髻餘髮垂腰旣坐
各進行厨金杯玉盤麟脯仙饌非人世所有

姑曰自接侍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復淺於舊矣殆還爲陵陸乎方平曰海中行復揚塵也姑求米少許擲地皆成真珠方平笑曰姑年少作此變化吾已年老不喜爲之矣

聞道易修道難

鬼谷王先生名訥受道於老君居青溪之鬼谷蘓秦張儀問道先生曰聞道易修道難二子世心未冥可學遊說必相其國不相死矣

若不懼當傳二子請學之三年辭去先生云
二子輕松喬之永壽貴一旦之浮榮惜哉

養神芝

秦始皇時大宛中多疫死者有烏蜥草覆其
面卽活鬼谷先生曰海中十洲祖洲有不死
之草生瓊田中亦名養神芝一株可活一人
澤瀉丸方

王探漢初抗跡南山居於樓觀知名與身踈
德爲道本廣行賑惠念及舍生趙先生授以

黃庭內景之法及澤瀉丸方後遇太玄仙女
能變身化景倏忽萬端復師司馬季主得神
化無方之術忽竦身散爲雲霧或立平地卽
爲崇山其貌儼然止在舊處

服黃連

王傳字公學道服黃連一百四十年氣力如
四十時

主簿花

王興爲蒲江主簿罷官隱於秋長山山下洞

穴有千歲金蟾見者當得道山頂瓊花葉若
白檀花開卽有人升天興於此山九載修鍊
忽見瓊花吐艷金蟾跳躍雲車來迎白日升
天後人相傳爲主簿花

未央

王嘉字子年久在東陽谷口符堅征晉遣人
問吉凶嘉曰金剛火強堅不能解嘉乘馬徐
行因墮靴棄裳奔馬而還堅又不解更問世
祚嘉曰未央堅以爲吉徵明年歲在癸未堅

大敗於壽州遂亡是殃在未年也以秦西居
爲金晉都南爲火火能鑠金也姚萇定長安
問嘉應九五否曰畧得萇怒誅嘉及二弟子
萇先使人隴右逢嘉將弟子計已千餘里正
是誅嘉日也萇令發棺並無尸各有竹枝一
枚

王喬有三

益州北平山上有白蝦墓謂之肉芝非仙才
靈骨莫能致也王喬食之得道今武陽有喬

仙祠王喬有三同姓名有王子晉王喬有葉
令王喬今食肉芝王喬乃蜀中神仙也

胎息術

王真年七十九乃學道行胎息之術斷穀三十
餘年力兼數人

水母

王玄芝夜見一道士因隨之行在西江水底
月光中不見泥沙水隨步自開路旁一物如
龍又若蛇長十丈許道士曰此水母也見者

長生

眉上肉塊

王守一貞觀初自稱終南山人王布衣賣藥於洛陽市富人柳信唯有一子眉上生一肉塊布衣壺中探藥一丸傳之湏臾塊破有小蛇躍出五色爛然漸及一丈許布衣叱之蛇躍起雲霧昏暗布衣乘蛇而去

桃核大如數斗

王鯀爲王屋令常念黃庭經六千遍未了深

義罷官絕穀咽氣入洞中有石室石床案上
古經一軸蜍再拜曰臣竊入洞天萬劫良會
今睹玄經願許塵目一披忽有一人曰吾東
極真人王太虛黃庭經吾所註授於子復與
桃核大如數斗磨而服之愈疾延年子未可
居此更二十年期蜍携核與經而歸

彈一弦琴

太真王夫人王母少女每彈一弦琴卽百禽
飛集時乘一白龍周游四海

召補仙官

丞相王徽姪女幼年慕道持經撫琴嘗曰洞
宮有召命當補仙官題詩曰翫水登山無足
時諸仙頻下聽琴詩此心不戀居人世唯見
天邊雙鶴飛是夕奄然而終明日雙鶴音樂
異香滿野舉形就木空衣而已

玄洲宮主

女仙王抱臺得道居玄洲之宮洲四面玄濤
沃天抱臺爲主仙道君之侍女道君命披綠

韞瓊笈出隱書龍文八靈真經以授青虛王
真人

白雲如百尺樓

二道真居鬼谷栢臺常有白雲出臺中遠望
如百尺樓道真常乘此雲遊戲山頂暮歸雲
亦歛入臺內

高道傳

衡薇香

張道陵母天人自魁星中以衡薇香授之遂

感而孕

化出玉局

桓帝永壽中太上降成都其地化出玉局并坐之授道陵以要道

絳雪丹

開元中內人趙雲容問王元之乞延生之藥元之與絳雪丹一粒曰汝服此必死不壞百年復生至元和末百年雲容果再生

小兒誦經聲

開元中文靖天師與司馬承禎各就枕忽聞
小兒誦經聲泠泠如金玉天師窺之承禎額
上有小日如錢光照一室逼而聽之乃承禎
腦中聲也

白驥

張果常乘一白驥休則疊之如紙貯箱中以
水喚之復成驥矣

白蝙蝠精

明皇問葉法善張果何人法善曰混沌初分

白蠛蝠精也

類說卷之三 終